远行与回望

●德勒少爷

两年前，康巴卫视的德央给我做了一次访谈。交谈轻松愉快，感觉就像和老朋友一起席地而坐、围炉品茗，我们聊了我对从事模特、影视、诗歌创作的一些感想，这是我这些年的切身感悟，在此与朋友们分享。

我第一次看到模特，是在县城报刊亭里的杂志上，是个老外，具体不知道是谁。他很帅，带着一种很温和的笑，是那种老外标志性的微笑。

2013年，我在香格里拉采集民间音乐，刚好“一默”品牌服装也在找男模，因为一个朋友的推荐，他们前来找我。就这样，我们在梅里雪山拍了一默2013年的秋冬装。摄影师对拍出照片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大家都非常认可，于是，我就成了一默服装品牌的代言人，一直到现在。

说句实话，比起专业模特，我在相貌和身材上没有多少优势，但幸运的是，我有连接内心的笑容。外表上没优势，我可以让内心更丰富一些。

我现在代言的一默服装，主要是棉麻材质的，特别朴素，设计师是想用西方的廓形设计和东方棉麻材质相结合，通过服饰寻找一条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我的老家是香格里拉市非常偏远的浪都村，我上高一时，那里才通公路，现在还是土路，信息非常闭塞。记得七岁那年，我跟着爷爷随马帮走了三天到香格里拉县城（当时名为中甸县城）来赶一年一度的交流会，那时觉得县城特别的大。小时候，活佛问我长大后最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开世界上最好的车，带着我爷爷去逛县城，那时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直到后来去县城读书，我才知道，在外面有比香格里拉还大的城市。那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出去看看，不管怎样，最起码要去一次首都北京。这一朴素的梦想促成我高中毕业以后去北京读大学，从此开启了追梦模式。现在想想，其实也是开启了回归之旅。

对于当下的藏族模特来说，优势即是劣势，五官硬朗，线条分明，有国际范，可受大众欢迎的是具有日韩风格的模特。相比棚拍，我更喜欢在自然光线下的露天拍摄，特别是在藏区拍摄时，会感到更加舒服、自信，整个状态非常好，拍出来效果也不错。经常合作的摄影师说：“在藏区，你非常自信、自然，感觉全身都在闪耀光芒。”而在沙漠或者其他地方拍摄时，我们都要提前几天过去，熟悉一下环境，让人和服装在环境里融为一体。

很多摄影创作会借助环境的力量来衬托和表现他们所需要的成像效果，因为环境能给予服装和模特气场。我觉得，除了外部环境给予的，文化更重要。如果对文化不了解，就无法融入那个环境，作品出来的效果就会让人感到做作。

我认为现在拍的很多涉藏题材，其实大部分只是在借助环境而已，而深层的文化方面，跟藏区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只是跑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来拍摄。

到北京11年后，回头一看，发觉自己的根仍然深扎在故乡的土地里。

在老家时，我总觉得外面的都是好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北京后，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能耐、有智慧的人，跟他们打交道时，我发现他们最看重我的地方，恰巧是家里人教我的，村子里学到的东西。这令虽然没有太多才华的我，在这个圈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后来有位老师告诉我：“你身上有来自民间的教育，泥土里长出的那些质朴的品质，帮助你如何去面对外界，去反观自己。”

在老家的泥土里摸爬滚打的经历，教我早早学会坚韧。在内心深处我想得很明白：成事了，欣然接受，因为这是我努力所得；失败了，不急不躁，回归故乡，在那方熟悉的泥土上，我还可以站得更稳。特别是走到现在，成功和失败的界线渐渐模糊，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已经是同等的重要了。

在与很多导演和各种“牛人”打交道时，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自己对藏族的习俗和文化真正了解的太少。聊自己的文化，也总会被别人牵引着走，最后只能选择某种形式的妥协。真正生根在藏文化土壤里的演艺人，太少太少了。

这些年也参与了不少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甚至广告宣传片。目前涉藏题材的片子大致分两类：主旋律片子和文艺片。作为藏族年轻一代演员，我们需要去踩的地雷很多，主旋律片子很敏感，稍有不当就容易被骂，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文艺片很多是从猎奇的角度、借藏地背景来拍摄，所涉及的人物很少。藏族演员目前要拍上片子也是相对困难，涉藏片子很少，类型单一。所以，我们这一代藏族电影人要做的是影视人才建设储备，拓宽影视剧的类型，让更多藏地信息通过片子的方式呈现出去，在当今的电影市场上能争取一些份额。

在北京生活，各种诱惑，各种机遇搀杂在一起，让你无法辨别，自己身在其中，无力也无奈。偶尔我会写写诗，用最简单的词句，宣泄自己、表达自己、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我喜欢在地铁上写，虽然很吵，但我可以屏蔽周遭的喧嚣，安静下来。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文字缠绵，直到黎明时分。我想表达此时此刻孤独与成长的味道，但是最终，写的是故土过往，也试图在过往里找一种原始的力量。

其实，在大城市里会有很多跟自己非常相像的人，用绘画、文字、光影、音乐等等，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生命的色彩和意义。

后来，在人群中找到了很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文字方面，有幸认识恒子导演，他也是诗歌的爱好者，在北京与他联合发起了“高原与平原的对话”诗会，主旨是在当今世界“地球村”的概念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有沟通的诗歌交流平台。

北京的秋天

秋叶
在狂风中
像迁徙的鸟群
眷恋，又决绝
借这风的恩赐
完成生命最後一次的飞翔
而迁徙的目的地
不是南方
而在树下
在落叶归根的誓言里

—— 德勒少爷

■散文力作

布鞋

★殷著虹

退休之前，我在香格里拉市三坝乡下乡工作。为此，我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回香格里拉来看我，特地为我买了一双耐克牌旅游鞋，硬要我换穿上这双鞋，说这样走乡村道路会比较轻松和舒坦。果真如此，自打换穿旅游鞋之后，我便不再想穿皮鞋了，因为穿旅游鞋确实感觉腿脚舒适、步履轻盈。可长时间穿着旅游鞋过后，便又觉得旅游鞋不养脚，特别是大热天气下，闷脚的滋味还真不好受。

因此在这换鞋的农村生活中，让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几十年前在鹤庆老家穿着布鞋的少年时代，想起那脚蹬布鞋的舒适和惬意感受，想起一双双布鞋伴随我走过的清贫岁月时光。

我是一九六七年回到鹤庆县城的，那时正值“文革”初期，当时只有十岁的我，回到鹤庆的第一感觉是：尽管那时生活都很寒苦，但鹤庆人却从不为清贫而敷衍生活，爱面子的他们，始终对穿着有着体面和雅致追求。那时鹤庆人爱说一句是：“好看一双鞋，邋遢一顶帽。”可以见得他们对脚上的鞋和头上的帽都悉心留意、认真穿戴。正是如此，那时县城的家家户户都要自己动手缝制布鞋。布鞋的质量和款式似乎也就成为了人们衡量一个家庭生活水准的标记。

尽管穿着布鞋是一种“既有温度，又有风度”的享受，但缝制布鞋却是一件耗工费时、讲求技能、工序繁琐的手工活计。那千针万线缝制的布鞋，基本上是由鞋面、鞋里和内芯三部分构成。在缝制过程中，三部分的布料选择都十分讲究。鞋面一般选用深色厚实的灯芯绒、粘绒或其它质地好的布料，而鞋里布料通常选用柔软浅色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鞋的美观，也是为了缝制的鞋面不显露针脚，而浅色的鞋里可为缝工时看准针线走向。相比之下，鞋底的面料选择就很简单了，是清一色厚薄适中的白布。记得在那个年代里，由于经济条件差，布匹又都是凭票证供应，所以做新鞋的布料仅仅鞋里鞋面而已，新鞋的内芯部分，都得靠破旧的棉布来充当，因而所谓的新鞋，其内部的袼褙都是些破旧棉布。

虽说布鞋的内芯袼褙是由破旧棉布做的，但颇有匠艺的妇女们在做鞋之前会把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布片洗净之后，便用米汤和浆糊裱糊成袼褙（鹤庆人把袼褙叫做“布壳”），一张张旧布片被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之后，晒干的厚实布块便是硬挣的袼褙。袼褙虽然容貌不雅，但却是缝制布鞋的好材料。而就在那个年月里，破旧布都派上了用场，街市上有专门收购破旧布的摊点，也还有专门出售袼褙的店铺。至此我想起一个成语叫做“推陈出新”，也许用这一成语来刻画做布鞋的情形还真是不错：破旧的布块经过一番精心“装裱”，竟然魔术般地成了一双双精美的布鞋。

应当说这一针一线缝制的布鞋，每一双都是辛勤创造的杰作。在缝做新鞋时，巧妇们会根据鞋码尺寸和鞋的款式，从袼褙上剪出鞋帮样或鞋底样，再在式样模板的两面粘贴上鞋面和鞋里，之后便是线儿长、针儿密的缝制过程。而预备鞋底的内芯则是把用若干袼褙按底样重叠粘好，以形成“千层底”基础。不论是缝制鞋帮或是缝制鞋底，鹤庆人也习惯把“缝”这一动词称作“纳”。而纳鞋帮采用的是细针细线，密密实实地把鞋里、鞋面和中间的袼褙缝合在一起。纳鞋底虽然是粗针大线，但为了穿针引线的顺当，每一针都需要动用一次锥子，每一线都需要蹭一遍黄蜡。当长长的麻线错落有致地穿过厚实的布层，最终才是结结实实的千层底。也就在伴随针线的时光里，为了不至于把鞋底或鞋帮弄脏，女人们在纳鞋的时候都格外注意手掌出汗问题，有的采用夹板固定好鞋底缝纫，有的则在鞋底上裱一层白棉纸，以形成保护膜，使得纳完鞋底之后，鞋底仍旧洁白如初。

俗话说：“女人的手巧不巧，要看鞋口缉得好不好。”正是如此，在飞针走线的纳鞋过程中，巾帼巧手们都喜欢提着针头线脑的簸篮串门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相互切磋做鞋技艺，从而提升自己的做鞋能力。正是为了显示“男人脚下的千层底，是女人能干的一双手”，只争朝夕的女子们既相互学习和竞技，又热衷于论张长李短琐事。说说笑笑是平淡生活中的趣闻喜事，絮絮叨叨是俭朴生活中的油盐柴米。从而也在拉近着邻里的亲情关系和增进着针线活的缝工技艺。

那时我住在姨妈家中，姨妈算得上是做针线活的能手，她们家所有人的鞋都出自她手，我母亲这边的弟兄姊妹也请她做鞋。而街坊邻舍的什么孃、什么婶的，也都喜欢向她讨教做鞋技艺。而她也确实技高一筹，不仅能根据不同的脚型和流行款式剪裁出鞋样，还能调整针线的疏密度，使得缝制的鞋更加美观而结实。在鹤庆生活的几年中，我曾穿过姨妈给我做过的布鞋，那宽松适中、暖脚透气的布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那时，鹤庆县城有一家专门做牛皮鞋底的皮匠铺，也还有多家专门上鞋底的店铺。城里城外的妇道人家们都喜欢光顾这几家店铺，她们带着纳好的鞋底鞋帮来到这里，请店里鞋匠师傅为她们上鞋底。那时的人们更是讲求实惠，都知道无论是牛皮鞋底、塑料鞋底或是胶轮鞋底，都要比千层布底经久耐穿和实用，所以这些店铺不仅上鞋底，还换鞋底，生意显得很兴隆，匠人的职业也受到人们的追捧。

就因为布鞋在那个年代是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所以人们也把做鞋手艺作为评判女人能干的标准。因而那时鹤庆县城里的女孩子们，得从小就开始学习针线活计，成长为大姑娘的她们在出嫁之前，得先为准婆婆家的老老少少都做上一双鞋，新媳妇出嫁当日，娘家人会随接亲队伍一路展示待嫁女儿所做的鞋，这既是摆显家庭的殷实，又是炫耀新娘的才华，而贺礼或凑热闹的人们会根据一双双鞋的款式和做工，或是对新娘子刮目相看，或是对娘家人评头论足。

就因为从一双布鞋中能看出女人的灵巧身手，所以那时鹤庆县城的“罗敷”们既潜心于穿针引线，又积极表现自己的才艺才华。记得那时虽说是生活贫穷，但人们脚下的布鞋种类却不少，有小孩周岁穿的虎头鞋、有大姑娘穿的绣花鞋、有老人穿的长寿鞋，还有结婚穿的喜鞋、尽孝穿的孝鞋。同样是布鞋，因式样和手工艺不同，分为尖口鞋、圆口鞋和方口鞋之类，也还有毛边底、千层底、高帮鞋、低帮鞋，上岁数人穿的棉鞋和年轻人穿的凉鞋等等。

也许正是有那么多的布鞋走进了百姓生活，使得那个年代有多彩丰富的民间故事，还让那脍炙人口的布鞋谜语和歌谣叫我记忆犹新：“弟兄两个双胞胎，千针万线到人间，虽然生来被人踩，却能登上白云台。”“麻线鞋底滑溜溜，大街小巷遛一遛，亲家说我鞋儿俏，我夸亲家闺女好。”“千根针、万条线，缝双花鞋真好看，蝴蝶歇到花鞋上，欢欢喜喜做成伴。”……就因为做布鞋在鹤庆县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于是在鹤庆民间馈赠布鞋也成一种时尚的礼节，而穿着布鞋更是那时鹤庆人的享乐追求。

也因为每一双布鞋都来之不易。所以那时穿着布鞋的人也十分珍爱自己的脚下之物，往往是出门办事才穿新鞋，一般情况都是穿着草鞋或旧鞋打发时光。也在那时鹤庆流传着“穿布鞋时遇不上亲家母，穿草鞋时碰上了丈母娘”的俚语笑话。的确，那时的鹤庆人进城赶街，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着布鞋，布鞋是进了城时才穿的，出了城又换穿上草鞋。也为了爱惜布鞋，洗涤布鞋的方式也十分讲究。一般都不用刷子刷鞋，而是采用浸泡轻柔和浆洗。浆洗是把漂洗干净的布鞋放进米汤或浆糊汤里浸泡，待浸泡透彻后再去晾干。这样能保持布鞋的硬朗程度，也使得鞋经久耐穿。记得那时流行唱京剧《沙家浜》，其中有一句段称赞沙奶奶的唱词是：“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我想用这一唱词来夸耀那时鹤庆妇女的勤劳朴实和心灵手巧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峰回路转，斗转星移。现如今鹤庆女人人人做布鞋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当我走进县城的大街小巷，再也找不到当年卖袼褙、上鞋底的店铺。更看不到迎亲队伍中展示布鞋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林林总总的名牌鞋店，琳琅满目的各种鞋类。再注意观察那些帅哥靓妹们脚下的鞋，真可谓是一道穿行在大街小巷的靓丽风景。而那伴随歌声的匆匆步履，就是我们新时代健步如飞、迈向幸福的写照。

在回顾当年穿布鞋的岁月时，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无法回首的感觉，却又难以割舍萦绕于心的土里吧叽乡愁。所以我倍加珍爱着儿子为我买的这双耐克牌旅游鞋，我知道穿着它就是走在一路的风光灿烂、一路的锦绣春光……

雪山上de孤儿院

◆王海岚

（接上期）

愿碧水蓝天永存

离开那里已有好多日子了，每每想起，眼前就浮现出孩子们穿着藏袍，手捧哈达，排着纵队一个个上来给我敬献哈达的场景……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其实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哪里值得他们这样啊。

想起那里的孩子们，就想起那个坐落在藏式屋顶上面的教室——那个四面用铝合金窗户围起来，上面用石棉瓦和铁皮做顶的教室。教室里一旁的乒乓球桌子上摆放着图书，我吩咐过他们：过一段就把看过的这些图书放进图书室，再拿另外的一些过来……记得他们曾不知道汉语“面粉”是什么，现在早就知道了吧？而且再也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冬瓜了吧？再也不会把雏鸡说成是小鸟了吧？……调皮又可爱的孩子们，多日不见了，你们还好吗？不爱说话的言言，现在多说些话了吗？记得有一次他向后面的一个孩子抢夺自己的本子，后面的那个小捣蛋一面看着他写的字，一面大笑着，嘴里还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藏语。言言本来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后扭着身子抢夺，最后不得不站直身子，不顾一切地去抢属于自己的本子。我立即想起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总是不加拼音！看着这些少胳膊断腿的汉字，是有点好笑，可小孩子刚开始学写汉字，哪一个不是这样过来的？更何况又是从小不说汉语的藏族小孩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我立眉横眼，举起教鞭对着他俩晃了晃，示意他们安静。苗苗呢，写不对字，总喜欢极其仔细地临摹，一边还皱着眉头；还有禾禾，还是那样的调皮吗？左左，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就是不用功。刚刚去到院里的豆豆怎样了？乖如女孩的毛毛呢？还好吗？两个学习委员还是那样的调皮，经常被他们的藏语老师惩罚吗？……

想念雪山上的那个孤儿院。我是在那里度过了脚受伤以后几乎不能行走的最初一段日子，也正是在那段疗伤的日子里，我读完了余秋雨先生的《出走十五年》《借我一生》。在那个遥远、寒冷，看似荒凉的地方，我坐在一不小心就一头高高翘起的沙发上，再把奇暖无比的羊皮袄往身上一裹，守着火炉，抱着厚厚的书，忘了时间，忘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种种不适，完全沉浸在书的海洋里，疲倦时抬头望望窗外高山上的皑皑白雪和不断飞着雪花的灰蒙蒙的天空。

感谢那段远离尘嚣，静心思考，专心读书的日子，它使我更加懂得了生命的艰辛和珍贵。

想念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是那些孩子使我不仅领略了雪域高原上的纯净和高远，也让我看到了雪山上天使的笑脸。

已经是七八月份了，大渡河畔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也该来了吧？在那个雪域高原的草地上，现在应该正是绿草茵茵，山花烂漫的季节。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够再次与那些孩子们生活一段时间。

向孩子们祝福，愿碧水蓝天永远伴着孩子们幸福健康地成长！（完）

遗失声明

■李杰，身份证号码：533423199103050339，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5334990012001090。

■香格里拉市旅行者驿站，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云国税字53342119591104003101。

■墨顺英，身份证号码：533421197208021540，不慎遗失会计证，证号：53342100000463。

■品初拉木，身份证号码：533422199204080928，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530995457。

■邱顺祥，身份证号码：533421197911040719，不慎遗失全国导游资格证，证号：DZG2005YN11797。

■孙那培楚，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国税字53342119860101171441。

■单晓勇，身份证号码：533421199203022113，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5334990011000926。

注销公告

■维西金忠种养殖有限公司，和宗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3MA6K4PF952，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县春梦牦牛保种开发基地，徐丽仙，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1600044618，拟向登记机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桂琴养殖厂，孙桂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MA6K69GH4A，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报作废

■维西县人民检察院基建户，不慎遗失开户银行许可证（正本），账号：24169601040007991，核准号：Z75730000485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支行。

■维西县叶枝镇倮那村民委员会，李继忠，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京生商行，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国税字533421591001015。

■香格里拉市雪丽通讯，柴丽彬，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

■迪庆康投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舜，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市余顺重庆电修部，不慎遗失云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份（存根联），发票代码：153001614931，发票号码：02602086，发票已填开。